

YuYanXueLunJi
YuYanXueLunJi

语言 学



论 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南开大学《语言学论辑》编委会

第

辑

语言学论辑

1

南开大学《语言学论辑》编委会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樊金树

语言学论辑

南开大学《语言学论辑》编委会编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6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ISBN 7-201-01285-1/H·19

定价:5.00 元

南开大学《语言学论辑》编辑委员会

主编:刘叔新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庆株(教授)

石 锋(教授)

刘叔新(教授)

宋玉柱(教授)

周 荐(副教授)

目 录

全方位的现代语言研究(代前言).....	刘叔新(1)
论语言的可译性.....	邢公畹(7)
论汉语褒贬词的范围与类别	谭达人(16)
学科专业名称研究	马庆株(38)
论异形词的确定和规范	周 荐 国怀林(64)
论英语 idioms——兼论汉语习用语一些问题.....	张 旭(76)
中国词汇学研究概况	A. J. 谢米纳斯著 田淮宾译(84)
惠州话系属考	刘叔新(88)
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的语义分析.....	刘维群(129)
再谈介词结构作补语的问题.....	宋玉柱(154)
声调格局和声调分类.....	石 锋(159)

A SYMPOSIUM OF LINGUISTICS

Volume 1

Contents

- Modern linguistic studies from all
directions (as Preface) Liu Shuxin(1)
- The translatability of languages Xing Gongwan(7)
- The range and classification of the commendatory
and derogatory terms Tan Daren(16)
- On the special names of disciplines Ma Qingzhu(38)
- How to define and standardize Chinese homophones
..... Zhou Jian, Guo Huailin(64)
- English idioms, and some issues on Chinese idioms Zhang Xu(76)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xicological studies in China
..... A. Л. Семенов Translated by Tian Huaibin(84)
-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affiliation of Huizhou dialect Liu Shuxin(88)
- The semantic components of kinship terms in Chinese
..... Liu Weiqun(129)
- More on the issue of preposition phrase being complement
..... Song Yuzhu(154)
- Tonal paradigm and classification
..... Shi Feng(159)

全方位的现代语言研究

(代前言)

刘叔新

自本世纪初期德·索绪尔的学说影响开来后,语言的共时研究日益兴盛。现代语言学之以共时研究为主流,与结构主义数十年间的叱咤风云是分不开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几个流派共同特点,是把兴趣集中于语言形式结构的分析。语言当中最富于形式特性和结构性质的,无疑是语音和语法。因此,结构主义语言学很自然地只作语音和语法形式的描写。在结构主义者们的语言研究中,既不存在词汇的描写,也没有语义分析。这种倾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语言学者们普遍重视语音、语法的研究,词汇学和语义分析遭到冷落。至今,西方世界甚至没有词汇学的存在地位。在仅有的几个开展词汇研究的国家那里,词汇学也是语言学中相当薄弱的环节。

语音学和语法学被尊崇,并非不好。但在此同时,词汇学遭到轻视乃至被排斥,则是不合理的、不应当的。以中国语言研究的情况来说,汉语音韵学传统不衰,现代对于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对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研究,都称得上兴旺发达,成果累累;而汉语语法和某些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研究,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的描写、分析,近四十年来,更是研究者众,形成热门,优秀成果难以胜数。相反,词汇学的研究冷冷清清,研究者既少,理论性强或深入发掘的论著也屈指可数。反映在国内某些语言学刊物上,一方面难得见真正词汇学(不包括训诂学)的篇什,另一方面这样的论文偶然发表时,总被排在不显眼的地位。一般排在刊物突出位置上而且占了主体地位的论文,要么是语法的,要么是语音的。而讨论词汇问题或词语意义结构问题的篇章,在篇目汇编里还往往被归入语法的类属里。还有更值得深思的现象: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准则只有语音的和语法的,独缺乏词汇准则,人们对此历来熟视无睹,不加以探究;现代汉语课本,语法部分和语音部分都各有完整体系,内容充实,而词汇部分则肤浅、贫乏,不成体系。所有这些情况,显然都是成问题的。

作为结构主义取消语义的一种反动,转换生成语法学派鼓吹心灵主义,强调语义分析的重要性。尽管他们的语义分析只发展出语法学的一个特殊

分科——所谓“句法语义”，而并非语义学本身，不过影响所及，还是推动了语义学的发展。另外，作为形式主义语言研究的一种反动，又兴起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语用学。就在语义研究获得生机、语言宏观研究蔚为风气的这种情况下，语言系统自身范围内的研究仍然是有偏向的：语法被视为中心，语法学是主体，词汇学固然被排斥，语义学的研究也只能在语言学非主体部分的框架内进行。

关于语法成为语言中心的观念，是转换生成语法的研究本身所提示的。这种研究以语句的语法现象为主要对象，而以语句的音位分析及词语搭配上的语义分析作为附庸。研究者自以为进行这样的研究就是给语言能力以解释，也就是语言研究(描写)的全部。因而，很清楚，在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看来，他们的语法学等于语言结构分析，或者至少也是语言结构分析的主体部分，而其余部分不过是它的附庸。语法当然是被他们置于语言的中心地位上。

这有相当大的影响。正如一位语言学家所指出，“50年代以后，尤其是Chomsky的学说出现以后，不少人认为语言的内部结构是语义←语法→语音”^①。相应地，现代西方的语言学者，一般都明显地或含蓄地采取了把语义学置于一端，语音学是另一端，而语法学则置于居中地位的语言学模式。^②在这样一种语言学模式里，固然完全屏除了词汇学，就是语义学也不过处于语法学中心一侧的次要地位。因此语义学的发展是有限的，并不能同语法学并驾齐驱。至今，语义学较多作句子意义一般理论的阐述，很少有语言系统内部语义的全面研究，更一直没有对具体语言的语义作系统的描写，就表明了语义学的发展受到影响。而词汇学之所以在现代西方没有其存在的位置，也绝不是偶然的了。

词汇作为语言要素之一而客观存在着，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众所周知，词汇是语言建筑材料部分，是语言全部词语的总汇。没有词汇，语言就空空如也，不能成立。脱离了词汇，语法会失去其存在的依据，语音不可能还有其存在场所，语义也会失去其主要部分。词语是基本的语言符号单位，词汇形成语言符号系统中全部被组织的项的综合。而语法则无非是从这类符号单位项的语句组合所概括抽象出的规则总和。因而，从语言符号单位及其语句组合的角度看，语言不无道理地被视作词汇—语法系统。换一个层面，从语言符号及其语句组合的物质形式材料和意识内容的角度看，语言又未尝不可看成语音—语义系统。语音和语义都既存在于词汇，也存在于语法。这其中，词汇中的语音，又并不等于全部词语的音流形式(语音系统不可能有成千上万的音流形式单位!)；^③词语的音流形式是词汇单位的表现形式，同语义相结合，属于词汇，而语音则是这些音流形式(以及语法中的音流形式)赖以构成的、为数有限而本身不带意义的声音物质材料单位及其系统。词汇

不仅在成员的音流和结构形式上有其个性,而且在成员单位的构成、性质、类集及聚结的结构关系等等方面也有许多特质。它不能由任何别的语言要素或其相加所代替。它决不等于语义和语音之和,与语法不等于语义和语音相加的道理一样。可知,词汇是语言中同语法平起平坐地相对待的组成部分,具有平行于语法以及语音、语义的地位。那种把语法看作语言中心的观念,显然是不妥当的。至于在语言内部结构中取消词汇,企图以语义再加上语音来取代词汇,自然更加错误。确认词汇在语言系统或内部结构中的重要位置,以同等关注程度去研究它,是非常必要的。

其实,历史上,学者们并没有漠视词汇的研究。十八世纪几部大规模的比较词汇的问世,即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语言视野,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作了观念上和材料上的准备。而对于十九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来说,词源的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基本词汇的比较分析,都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词汇的研究是早就出现并曾占有重要地位的。现在的问题是,须有意识地建立历史比较词汇学、历史词汇学和描写词汇学,④特别是要确立描写词汇学的地位,加强对现代语言词汇的研究分析。这是因为描写词汇学只在现代才萌发,还相当薄弱,而对现代语言的研究是不应在其一个重要方面——词汇研究方面——上软弱无力的,何况现代语言词汇的共时描写又是词汇历时研究的基础。

有人认为词汇学和语义学基本一致,甚且是一回事,因而只需加强语义学的研究。这是莫大的误解。诚然,词汇学要观察和分析到词汇意义,而词汇意义也是语义学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但这仅仅是在研究对象上部分的叠合,两个部门的研究对象在整体上并不一致,研究任务更不相同。即便就共同研究到词汇意义而言,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语义学的前身——词义学或词义分析,确曾一度隶属于词汇学。随着学科的发展,词义学逐渐扩展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仅分析词义,还要研究固定语的意义、词素意义以及语句的意义,不仅分析词汇意义,而且研究及语法意义和语言的意义范畴。研究对象大大超越了词汇学对象的范围。研究的任务变得异常繁重;只就共时研究而言,须确定各种语义单位和各种语义结构关系,弄清各种语义范畴及其表达方式,描写出语言的语义系统,揭示语句意义的各种表现和内部结构及句意之间的规律联系。因而词义学并非偶然地被改称为语义学,而且更重要地是从词汇学中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殊对象和任务的、发展起来的语义学,显然不可能仍合在词汇学之中,那样会违反科学分工愈益精严的发展原则,会使词汇学不能集中研究词汇的问题。词汇学的研究任务,就对现代语言词汇的共时研究来看,是要确定词和各种固定语的单位,描写词语的结构方式、造词法、词义的表现方式以及词语的音流形式,确定词汇的范围,弄清各种词语类集的性质、内涵和其他

有关问题,揭示词汇中的各种结构组织及词汇系统的构成。如此复杂的研究任务,是不可能再加连上语义学的艰巨任务,一起交由一个学科——词汇学或语义学——去承担的。

语言学界中又有人把词汇学简单理解为词典的编纂。这也是误解。词典的编纂只是运用了有关词语的某些知识,反映出词汇学的部分成果。它对于一个个词语单位的注释,决不就是词汇学对词汇中种种规律的深入研究,不是词汇学对词汇现象的理论概括。可以说,词典的编纂只是一个实际的应用部分。而对于这种实际工作的理论研究——词典编纂法,过去倒曾经是词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晚近词典编纂法已发展为词典学,从词汇学中分离了出来。词典学须要研究词典的体制类型,词典的编纂原则和编纂方法,甚至要扩展开去,研究一切辞书的编纂问题。这样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任务若归入词汇学之内,也势必严重影响词汇学对于词汇本身的集中研究,至少会造成漫无中心或尾大不掉的后果。因而不只词典的编纂,而且词典学也不处于词汇学范围之内,不等于词汇学。词典学实际上已是同词汇学平行的、实用性较强的独立部门。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由于现实的需要,由于它能对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积极作用。词汇学自然也不例外。词汇的历时研究,对语言史问题的阐释和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研究成果为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吸收,从而有助于这些学科的发展,也是明显的。至于现代语言词汇的共时研究,其社会作用则首先表现在,能给社会在语言运用、语言教学、语言规范化等方面提供知识基础和指导的理论。须要特别强调指出,这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人们在说话和书写中要求造出正确的、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的语句。只掌握了语法规则和语音规则或文字书写规则,往往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这里存在着词语的使用是否恰当的问题。用词不当的语病,在青少年的话语和文句中是很常见的,在社会上一般的应用文字中也泛滥着,其普遍程度和出现的频率,比语法方面的毛病要高。这类语病如此常见,词语掌握得不够多是一个原因,但主要还是由于缺乏词语的知识,对某些词语理解得不准确,不知道某些词语相互间的关系,从而不会对词语作出恰当的选择。现代语言的描写词汇学所提供的知识,不仅可以帮助人们避免用词不当的语病,而且有助于人们把词语用得精当、有效。这种作用部分地通过语文词典的巨大社会影响,也能间接地体现出来,因为语文词典总要运用和介绍现代语言词汇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语文教育方面,无论语文课本、外语教材对词语的合理选收和用法分析,还是词语的富有实效的教学,无疑都需要以现代语言词汇研究所提供的知识为依据。这种知识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高等学校语言教学的内容组成

部分。随着该组成部分日渐充实、扩展,不仅能提高有关语言课程的教学质量、而且通过人才的培养而有助于逐渐提高整个社会的语言素养。

现代语言词汇的研究为开展语言规范化工作所必需,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语言规范化须讲求词汇的规范。这个方面的问题比语音规范、语法规范都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一般地说,“词汇规范化工作的阶段性的总结是一部规范性的词典,使人们对词的理解和用法有所依据”^⑤。而编纂规范性的词典,就须要以现代语言词汇多方面研究的成果为基础。词汇规范化所涉及的如何吸收方言词语、古代词语、外语词语,如何对待词语的缩略、仿造及生造等问题,都无一不是只有描写词汇学对相应的词语领域或相应现象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合理解决的。

因此,适应于社会的需要,从使语言学能较好地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角度出发,应该确立描写词汇学这个部门,大力加强现代语言词汇的研究。

从语言学的社会作用看,语义学同样须要重视。语言根本上是通过其自身所含的意义而给人们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意义是语言符号和语句的内容。内容总是事物的实质所在。意义无可置疑地是语言和语句中最根本的东西。因而有充分的理由去大力发展语义学,当前尤其应该开拓现代具体语言的语义共时研究。在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并不等于汉语语义学,它只是经书词语传释的研究。即便其研究对象范围能够扩大并在方法上获得语言科学的改造,也只能发展为汉语历史语义学。它无论如何代替不了现代汉语语义的共时研究。

现代语言各方面的描写是互相联系的。语音、语义、词汇、语法彼此的纠结和渗透,决定了对它们的研究必然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只重视它们某些方面的研究,轻视、屏弃其他方面的研究,会带来消极影响,最终会使共时研究不能深入,彻底,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实效。众所周知,诺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不得不强调作词汇方面的分析。他因之而被称为“词汇派”。而目前,句法分析密切联结着语句中的语义关系的分析,已成了普遍的作法。这些都是语法学须依赖于词汇学、语义学的养份,才能深入发展的很好说明。其实,若没有描写词汇学把词语单位及其变体加以研究并确定下来,语法分析就不好进行,更难以深入。若没有语义学对语言系统中语句中种种语义关系及多义、歧义现象的研究,句法分析遇到的一些同语义相关的麻烦问题将无从解决。语音的描写和研究,由于缺少词汇研究的配合而受到影响,这种情形也是不难见到的。例如,往往由于未能从词汇学得到关于词的各种发音变体的研究成果,音位系统的描写做不到详尽彻底。汉语方言的研究历来偏重于语音方面,词汇的观察分析一般不是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就是作得肤浅、简单。其结果,或则方言的面貌未能全面揭示,或则方言的系属、划分不能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论断。如果精细的语音分

析,能有同样细致的词汇方面的描写相配合,汉语方言研究当可取得更大成绩。

反过来,词汇、语义的共时描写,自然也很需要语法学、语音学养分的支持,很需要语法、语音共时描写的配合,这是不待言的。

词汇学、语法学、语义学、语音学分别进行的共时研究,宛如人的各系器官的活动,是休戚相关,互相作用的。不能厚此薄彼,有所偏废。对它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同样予以重视。现代语言的研究,除了须兼顾微观与宏观语言学,在语言系统范围内应是全方位的。以现代汉语的研究来说,就不仅须要做到全方位,而且也具备条件这样做。对于使用人口最多的现代汉语以及现代英语、现代俄语,率先作全方位的研究,是有重大意义的。

当然,由于目前词汇学和语义学很薄弱,现代语言全方位的研究就意味着须要大大加强词汇和语义的研究。从现在起,怎样给描写词汇学以有力的扶植,怎样努力来建立具体语言的共时语义学,这恐怕是现代语言研究者都应加以关注和思考的。

附 注

①赵世开:《现代语言学》,第20页,1983年,知识出版社。

②参见F. R. Palmer, *Semantics*, 第5页,1976年,剑桥大学出版。

③参考格拉乌尔(Alexandre Graur)在其学术报告《词汇中新的和旧的》所强调的:词的形式变化并不等于语音的历史演变;语音只是构成的材料。见《格拉乌尔院士在华学术演讲集》,第48—49页,1956年,科学出版社。

④三十多年前,前苏联几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就已提出了如何建立词汇学这三个部门的问题。见O. C. 阿赫曼诺娃、B. B. 维诺格拉多夫、B. B. 伊万诺夫:《论描写词汇学、历史词汇学及历史比较词汇学的任务和几个问题》,汉译,载《语言学译丛》创刊号,1958年。

⑤郑奠:《现代汉语词汇规范化问题》,见《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第73页,1956年,科学出版社。

1991年11月完稿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

论语言的可译性

邢公畹

1. 论文目的和对翻译的认识

1.1. 论文目的 用对语言可译性的分析来证明语言的普遍性①。

1.2. 什么是“翻译”？ “翻译”就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这种语言活动，人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它影响到文化和语言的发展。……在欧洲，翻译实践有悠久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中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在世界上有显著的地位。《礼记》已有关于翻译的记载。《周礼》中的‘象胥’就是四方译官的总称。”（委美林、许国璋《翻译》②。“意思”下的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1.3. 语言本身就是某种意义的翻译 把“翻译”问题朝深处剖析，就可以看出来：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翻译。人类把对客观存在的感受与理解，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意思”，翻译成一套这一社会所建立的编码系统，成为信息（严格地说，应称“参考信息”，即现实的符号化）③，以此进行思索，并和他人交换这些信息，这就是语言。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自然界是一个系统，而活动于其中的人类社会却能另成一个系统。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干预自然，改造自然，对自然本身的演化发生了交互作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本来具有共生关系和统一性，但由于出现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分化，因而人类创造出一个高于自然的特殊世界——人类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人类社会”和“自然”实质上是“人类社会——自然”这个大系统里的两个具有交互作用的子系统。（参看余正荣《从社会——自然巨系统的整体性关系把握历史规律》④。）

从地球这个天体来说，经过几十亿年的演化才出现低级生命物质，最后出现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产生了意识和自觉能动性，产生了“主观的东西”，从人类来说，由于他们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传递信息的方法，才保证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说他们有了“语言”，而由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自然”系统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发展的目的，这就保证了全人类的语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各种语言之间保持了“可译性”。

各个语言社会所建立的传播信息的编码系统的编排方式和编排原则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必须具有音位系统，语素（包含它的意义），和语素结构模式（包含意义搭配的可能性），这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音位系统、语素、语素

结构模式总起来称为“语法”，那么，在这一点上可以按照乔姆斯基的说法：“L 语的语法就是生成符合 L 语语法序列、而不生成不符合它的语法序列的一种手段”。⑤“手段”原文是 device，可以理解为一种“机器装置”，这当然是一种比方。有了这个比方，我们可以把各种语言看成是不同型号的、然而能完成相同工作的机器，其装置和运转原理是一样的。⑥当然，人类运用语言跟人的主观能动性分不开，而机器的智能仅仅是人的智能的延伸。但作这种比方仅仅是说这种“机器”所产生的是语言，语言所表达的是“意思”，“意思”绝大部分是人类的共识，非共识的部分也可以用共识部分去进行解释，所以 L1 语的意思完全可以用 L2 语说出来或是写出来。

1. 4. 翻译不可能说 欧美翻译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派：一派是翻译可能说，一派是翻译不可能说。一般看法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的作品，如数学、物理、化学、医学、气象报告等等不难翻译；从行文来讲，甚至有时候译品胜过原文。而文艺作品的翻译却相当困难。翻译不可能说主要是指文艺作品的翻译来说的。E. 萨丕尔曾经说：“语言之为文学的中介正如大理石、青铜、粘土之为雕塑家的材料一样。由于每种语言都有它的区别性特点，所以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的固有的形式限制及其可能性，从来都不会和另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完全一样。用某一语言的形式和质地所形成的文学作品总是带着它的基体的色彩和纹理的。文艺作家可能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个基体在妨碍着他，或是帮助着他，或是在某一方面引导着他；但是问题在于一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别的语言的时候，那个原始基体的性质就立刻显露出来。文艺家的一切表达效果都是借助于他自己的语言的形式‘禀赋’安排出来的，或者直觉地感受到的，这些都不能不受损失地或不加修改地翻译出来。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文艺作品从来不能翻译，这是完全正确的。尽管这样，文艺作品还是被翻译着，而且有时译得挺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文艺里是不是交错着两种不同类、或不同平面的艺术：一种是一般的、非语言的艺术(公晓按：如重故事情节的作品)，这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中介去译而不受损失；一种是特殊的语言艺术(公晓按：如诗歌)，是不能翻译的。”⑦

可是我曾经读过一些翻译的诗歌，有的译得很好，当然近于“再创作”。

2. 动词，系词问题

2.1. 动词 一切语言都有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动词，如努特卡语(Nootka，是温哥华岛西部居民所用的语言)在词类上并没有名词、动词的对立，它只分屈折词和非屈折词两类。但是，有些词干，当它们不带明显的屈折词缀时都有类似名词的句法功能，而一带上屈折词缀/ma/时，它们都有了类似动词的句法功能(Hockett, 1959)⑧。可见这个语言的词仍然可以从具有名词性功能和具有动词性功能方面去区分。

2.2. 系词 动词里的毫无动作意味的“是”，逻辑学家称为“系词”。系词在现代语言里几乎很普遍。A. 梅耶说，两种语言之间相符的事实愈特殊，这个相符点证明这两种语言是从同一种“共同语”来的力量就愈大。他举了法语系词为例。他说：“法语 *il est* (他是), *ils sont* (他们是), *je fus* (我曾经是) 与拉丁语的 *est, Sunt, fui* 相符，这件事很自然地证明了法语是由拉丁语变来的一种新形式”。⑨

但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有系词。王力先生指出上古汉语里就没有系词(原始印欧语也没有系词，见 Louis H. Gray, 1958, 页 231)；“是”在上古汉语里是指代词；“非”字也不是一个否定性系词，而是一个对名词谓语句起否定作用的否定副词。⑩但这并不是说现在汉语带“是”字的判断句的意思，上古汉语无法表达。如：

1)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易经·系辞》)

2) 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万章上》)

3) 荀卿，赵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第1句谓语后有助词“也”，主语后用代词“者”复指；第2句只在谓语后用助词“也”；第3句只用主谓语之间的停顿和主语居前、谓语在后的次序来表示判断意义。这说明人类语言不一定都有系词，但判断意义却是都能表达的。

日语的 *desu*⑪是 *de ari masu* 的简缩形式，从 *da* 变来，用来表示它前头的名词、代词、形容词是主语的补语，意义和作用相当于汉语的“是”，法语的 *être*，英语的 *to be*，在句子里也处于动词的地位上，可是日语语法只算它是判断助动词。如：

1) *Kore wa/watakushi no hon/desu/*. 这/是/我的书/。

2) *Tokyo wa/ Nihon no shufu/ desu/*.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

3) *Watashi wa/ gaku sei/ de ari masu/*. 我/是/一个大学生/。

第3句话要是用法语和俄语说，就成为：

Je/ suis/ étudiant/. *Ya/ student/*.

俄语里是有系词 *bêty* 的，但是在“现在时”不用，跟古汉语一样，只用语序来表示判断关系。可见就是有系词的语言，也并不经常用它。

再举两个例子，说明英语用系词，而俄语和现代汉语都不用：

Where/ is/ the table/? gdye/ stol/? 桌子/在/哪儿/?

The table/ is/ here/. Stol/ zdyesy/. 桌子/在/这儿/。

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对译。特别是，在现代汉语里，这两句话可以变换为：“哪儿是桌子？”“这儿是桌子”。当然，变换以后语法意义有差异：“哪儿是桌子？”里的“桌子”是无定的，“桌子在哪儿？”里的“桌子”是有定的。

2.3. 句义 尽管人类语言都有动词或动词性词语，但各种语言的动

词的数量多少、类别划分、语法形态表现,是各不相同的。各语言里即令是同一“意义”的动词,也决不是等义的;它们的意义范围大小、色彩差异,是各不相同的。动词里的系词,有的语言没有,有的语言虽有而不常用。有系词的语言,系词的用法也各不相同。体词性词语的情况当然也一样。照这样看,翻译是不可能的。但事实上,翻译工作一直在很有成效地进行着。这中间的道理是:人类语言的单位是句子,翻译工作译的是句义。句义不是这句话里的词的意义相加之和,而是由组成这句话的词的“有用意义”(对这个句子来说)相融合而成的新意义——句义。句义大于组成这句话的词义相加之和,所以翻译并不经常是词对词的。

2.4. 分析方法 在第3部分里,我用从文艺作品和其他作品⑫及它们的译品里搜集来的46个“是”字句来说明语言的可译性。

我们用划分“对当义组”的方法来进行分析。我们把原文中的一个句子,对照着译文,划分为若干意义对当的部分(我说的是“对当”,不是“等值”)。这个部分可以只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群(包含小句)。我们称这个意义对当部分为“对当义组”,用斜线作标志,斜线以前是一个“对当义组”。比如:

我/是/一个大学生/。 Je /suis/ étudiant/.

上例汉语和法语里的对当义组的数目相同,次序相同。可是我们再看俄语和日语:

Ya/ student/. Watashi wa/ gaku sei /de ari masu/.

俄语只有汉语的第一义组和第三义组,不用第二义组,但次序相同;而日语跟汉语相比,其排列是第一义组,第三义组,第二义组,次序不同。

有时一个语言的两个义组对当于另一语言的一个义组。例如:

现在/已是/深夜/。 It/ is now/ midnight/.

汉语不用形式主语,英语 it 是个“零对当义组”。英语的第二义组对当于汉语的第一、二义组,所以是个“超对当义组”。有时一个句义在两种语言里对当义组次序不同,而且原文的一个义组在译文的对当义组里有增加成分。如:

你们/是/哪个村/? What Village/ are /you from/?

有时一个句义在两种语言里义组的次序相同,但译文为了补足前一义组无法译的地方,或为译文语法关系而增加了新的义组。如:

他/借是借/,/可是不给/。 He/ does lend/,/it's true/,/but/ he / does'nt give/.

其中 it's true 和第二个 he 是增加的义组。

意译是例外,46个例句中只有6句(在后面例句的译品前加了*号)。所谓“意译”,就是把原文整个的一句只当做一个“对当义组”去译的,所以这种句子虽划斜线,但并不表“对当”。最多的是两种语言的对当义组数目相

同,次序也相同的例子,共 19 句;对当义组数目相同,只是次序不同的共 3 句,合前者共 22 句,占总数的 48 %,几乎接近半数。这种现象,很能令人深思。

3. “是”字句对当义组分析举例

3.1 宾语为名词的“是”字句⑬

3.1.1. 主语宾语在语义上是成员与类的关系:

1)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We/ are/ Marxists/.

2) 看客中间/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

Widow Pa Yi/ had/ the kindest heart /of all the onlookers there/.

3) 在老槐树底/李有才/是/大家欢迎的人物/。

Li You-Cai/ was/ the most popular man/ in the Ash Tree Grove/.

4) 现在/已是/深夜/。 It/ is now/ midnight/.

上例第 2 句,英译品改“是”为“有”;俄译品出现了系词 bēty (sryedi so-brav shihsyā zyevak/ u vdovē ba-i syerdtseye/ bēlo/ samoye/ otzēvchivoye/),但在这里也当“有”讲。

3.1.2 主语宾语是同一关系:

5) 这少年/便是/闰土/。 This boy/ was/ Run-tu/.

6)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

Xiao Er-hei/ was/ the second son of Second Kong-ming/.

3.1.3. 汉语“是”前没有主语,英(俄)语必须有:

7) 是/我。 It/is/I(me)/. (Eto/ya/.)

8) 是/我表兄/! /柿子洼的/!

He/is/my cousin/from Shi Zi Marsh/.

3.1.4. 主语为“这”、“那”,宾语有一个用子句构成的定语:

9) 那/不是/我一个人能办的事/呀。

It/is not/something I can do my own/.

10) 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Surely/this/was not/the old home I had been remembering for the past twenty years/?

3.1.5 带“是”字的连锁复句⑭:

11) 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This/ is/ Mrs. Yang from across the road/…/She has a beancurd shop/.

12) 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

This/ was/ a famous acrobat/ who could turn eighty-four somersaults one after the other/.